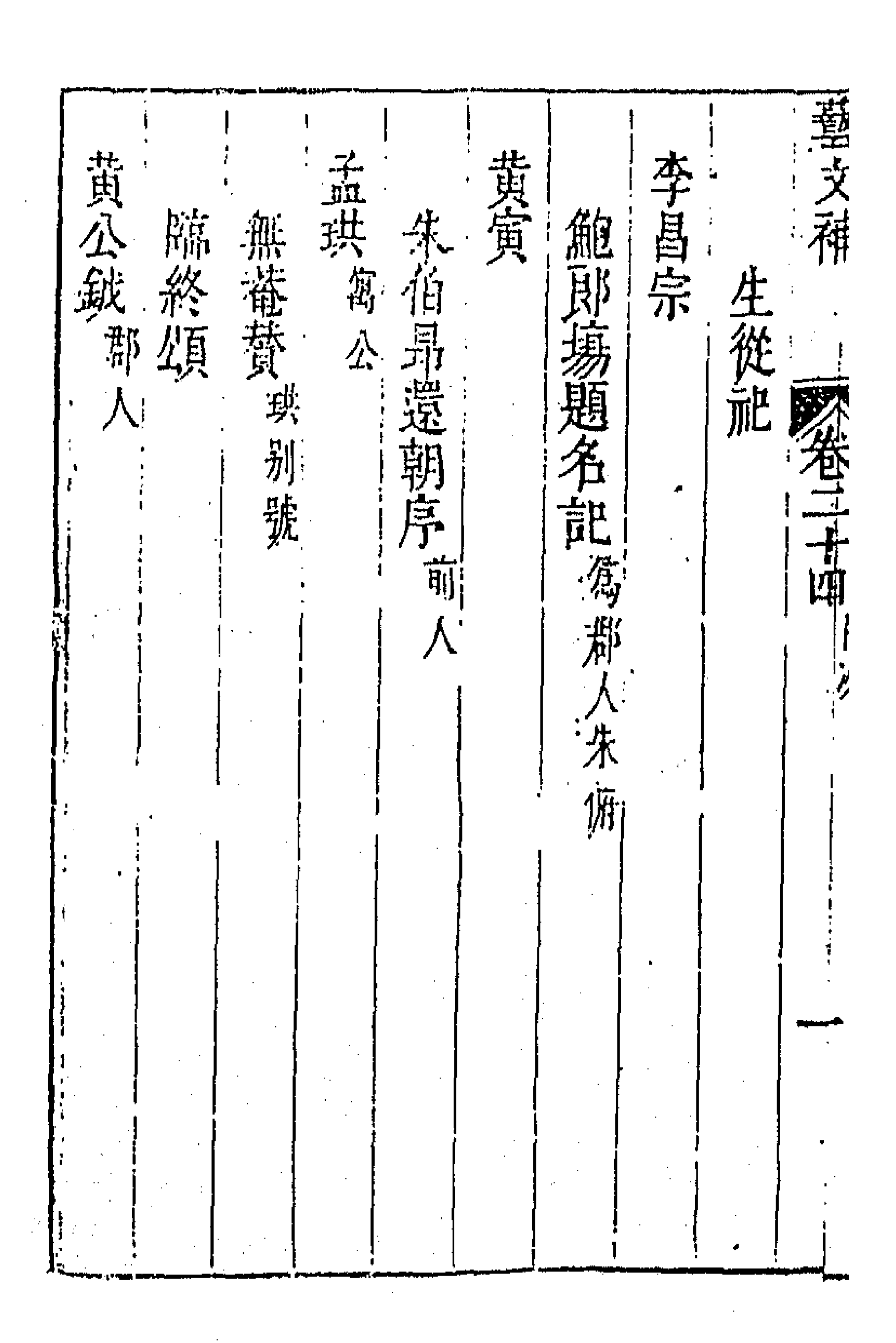
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四目錄



生從祀

李昌宗

鮑郎塲題名記 為郡人朱㑺

黃寅

朱伯昻還朝序 前人

孟珙 篤公

無菴賛 珙別號

臨終頌

黃公鉞 郡人

李箕𫿞公

唐僧弘秀集序

方岳

回沈知縣啓

與吳履齋劄子 吳潛別號履齋柔勝子生于德清非𫿞公也

黄震

林水會心記 爲苕溪沈氏

梅溪記

長興縣主學廳題名記

與游提刑 汝書游汶似之子德清人

文及翁

朱吉甫墓碑記略 朱吉甫安吉人

吳泳

德清縣廳壁記

唐棣

因彗變上封事

任子能

新撥回仙道院疏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四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四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緝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佛說阿彌陀經疏跋

釋宗相

往生教觀真攝心成道之要術也而小本彌陀不特時所宗尚秦譯且造疏立章者衆生有以六方佛已去爲流通分雖近古嘗闕之曉學又乃承用不遇指南何從正轍唐初海東曉法師不唯以佛說此經已下爲流通分且以執持名號爲肋因此尤超然拔萃於諸疏之上

予獲是本喜不自勝俟他日刻諸梓與天下共之則使浪斷經科臆判正助者當北面歛衽俯伏而抱媿焉時慶元四年五月既望雪川烏戍比丘宗相跋

淨土警策序

釋元穎

一切諸佛歷刧修行所成國土安立衆生蓋以衆生流轉生死未遇知識阻闇法要不獲脫苦也而衆生或宜以苦事逼切者則聖人於大悲心行折伏也衆生或宜以樂事誘引者則聖人於大悲心行攝受也攝受則有殊勝莊嚴珍妙樓閣大丈夫相安隱之事也折伏則有

胎卵濕化四生九有百憂九惱五苦八苦之相也然於聖人之心豈曰差別乎且釋迦牟尼亦有清淨國土如西方極樂阿彌陀佛必有五濁世界如娑婆堪忍也所以一期化物有彼有此有淨有穢者由諸佛結緣異也由衆生誓願異也若造彼岸登果位無必固也世智下凡不曰分別其可知覺乎不曰取捨其可造措乎群經廣有警策之語偏讚西方阿彌陀佛所居淨土今纂集之庶裨補遺化激勸士俗嗚呼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而世人或沒於苦海則自甘其分或迷於富貴則自逞

其得而不知生生死死於瞬息間也久矣至有謂心淨佛土淨空身即法身及大期忽終無所安立當是時也與夫守志淳一著相修行之人億刼不逮故覽斯文其有發未發之心歟

安吉州烏程縣南林報國寺記　李心傳

自佛法入中國而海內山水之勝率爲浮屠氏有之遂隋唐而尤盛今六百年矣淛俗好佛故阿蘭若之在淛者滋多余爲史官時有介僧宗偉來見者曰吾永嘉人淛稽間尋師學道至湖烏程之南林愛其風土結草菴

居焉時未祝髮也南林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於浙右土潤而物豐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賈之所萃而官未嘗譏征焉此宜爲帝釋梵王之宮而未多有也吾嘗血指書報身佛所說經一七卷口不絕誦鄉人胥信乃相與築祈年之地今敷文閣學士眉山楊公時領祠部益捐金錢以爲吾助由是佛法僧之所寓經鐘財之所舍與其他所以爲叢林之制者次第而舉又度吾之徒積十有六人俾傳香火之奉顧獨未有以名之也迺請于禮部得撥國舊額而名焉因求余文以揩諸壁而余爲

儒者也自計不當敀浮屠氏之言久未之許已而余西
歸請治艦於湖偉求不已余覽其書而難曰國家立郡
縣之學以明人倫此儒者所當務也而庠序之設反弗
若僧廬之盛何哉爲浮屠氏者心志專勤願力堅固故
以誅茅刈卉衣荷食檜之餘而金碧翬飛土木勝堰成
於年歲之頃迺都大邑或以百數而未已也若郡縣之
學一耳而爲政者徃徃眎爲棄物曾不訾省惟闕亭館
宇之爲尚甚弗獲已始捐棄毫末以爲支傾補壞之計
其弗若一也浮屠氏之徒其用財也一髮不欺以爲擬

則有報也故人亦信之而予之也易甚或空囊鉢之儲而無所靳今之教者莫大於天子之學矣而養弟子之貲或乃移之以供校官之雜費至於郡縣之間則周親故資游謁入私用者無不有矣其弗若二也瞿曇之道非可用以理天下國家者也然其徒之教人乃顓以識心見性爲事而學校之所謂課試者特不過爲聲病剽竊之文以償利祿溫飽之願而已葢皆浮屠氏之唾棄而不顧者故爲士者亦恥居之其弗若三也今偉之營是剎也一錢之施弗敢私有銖積寸累迄于成就世俗

之士當知所愧而又奚議哉昔國一師爲崔趙公言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李文公問藥山戒定慧之說藥山云欲保任此事須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今之士大夫考其所爲滲漏多矣故名雖將相而實不能爲大丈夫此浮屠氏所以下視而高勝之也余歸伏田里方將嘗葺鄉校與門人朋友講習其間以淑一鄉之士蓋嘗感於欽儼之言而猶愳其弗逮也故因偉之請悉書余所感者遺之俾歸刻之傳示四方庶有儆也端平元年秋八月吉日

祀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

李道傳

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材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爲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既沒正學不明自漢迄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

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於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為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

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厖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于

致知致知莫大于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太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為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之士凡上

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
謂宜稍寛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
容講論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
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于朝乞以邵雍程顥
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
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
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
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
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

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取進止

鮑郎場題名記　李昌宗

榷鹽之利後世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又爲之賦則臨蒞貴乎專經理在乎人鮑郎爲場列竈九歲課三萬五千六百石有奇而年督[illegible]指買不與焉逋滯就弛弊

言路上疏謂箸於兼二之冗庚辰詔典銓注顯官毋與鎮稅事癸未又詔今後鎮官免以鹽場緊衛膺是選者僉爲難之蓋催煎之職雖舊而茲方更刱昔之官守之多而此爲初政更刱則責任有歸一領有虧諉以何咎初政則來者審擇百度觥折必就其良意噫難哉雪川朱君俯中興勳相曾孫公謹廉勤得於家傳始服茲事顧眡規模蕩如也諗辭於民民勞而瘁詰故於吏吏惰而黠廼肅中約曰官不可虧虧官負課私不可損損私傷生回婾心而赴功宣上吉以布政劑量斥地之廣狹

陞降戶額之〻輕重易置牢盆之開濬窒塞鼠穴之滲泄迺飭藏守迺穿運渠迺置程籍凡一介蠹公害民之事悉就罷行至於復廨請賦稍定輿皂郁然加方輿之家前期而課增新羨比及三年賦諸場爲冠可謂能其所難矣垣車筴勲必有爲王誦之君旣請代屬余曰舊有題名二十四人更十七載假落紹興壬申訖於嘉定辛巳中間胡君所立也今釐事方新請爲摭其略而攺爲吁蝻首龜趺巋然廳事豈徒姓字遷次云哉於以識歲月紀治理夫經營疏浚爬羅剔抉則源深而流長扶持

全護訓餙道齊則本固而末茂君其有志於此歟余聞之■政爲之記若呂溫所謂不居其官民而代人記者則媢人余也何媢之有嘉定十七年甲申仲春月朔朝奉郎新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李昌宗記

朱伯昻還朝序　　黃寅

周官三百六十而監人屬諸天官其任至專其責至重及考其所掌之政令而鄭司農廼謂受入教所置是也盖受入處置一或失當則爲瘝官曠職是豈容於不謹乎海鹽鮑郎鹽場歲入三萬五千六百石有奇最歲監

官兼領鎮歲事務繁夥賦課爲難嘉定庚辰言路抗疏上俞其請始詔特置額員吳興朱君不卑小官毅然發軔■■一定式程井井有條清夷不紊三載考績課額獨登會鎮有闕政暫煩共二且將幾年曾不以代庖而有遐心以文會友以禮飲鄉以道理剖曲直商旅阜通閭里安輯人皆曰所以幸吾邦者不淺余謂記止是乎亭民境壤與齊民接挺私怙強習染成俗亭民之謹畏者固不爲亭民之頑頑者不免也齊民之惡少者所樂從齊民之善良者不安也君其罔羅事功以興君其

導齊人心以格亭民於是乎自愛齊民由是以自適又何其幸歟雖然此亦跡爾要以廉勤爲本以公恕爲守故君子觀其終而後爲不失君今還朝其能以條畫事悉力而開陳之則儒術之行天下自當豈特此時已哉姑敘槩以示終譽君名俯字伯昂中興宰相之聞孫也

歲在甲申日丙戌黃寅序

無菴贊　孟珙

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憨正當恁麼時無處見無菴混沌菴之基太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之坊兩儀

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菴之窻白雲菴之頂清風菴之墻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羲皇明月爲伴侶萬古共如常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壺光

臨終頌　孟珙

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

天台十疑論跋　黃公鉞 吳興人

古人以懼心休迫發矢入石怒氣激烈刺山飛泉誠一由中無情能感況於裂除疑網凝結信根念佛三昧精

進不變淨土雖遠決定得生而世人疑信相半是用擬
智者之答問列無爲之序引刊印普施用廣流傳助我
善友堅持信心者也

左顧亭記　葛應龍

漢餘不鄉隸烏程縣鄉名由溪之清澈謂其餘莫此若
也至晉隸武康唐析武承塘東界置武源縣自餘不也
武源改曰臨溪臨溪改曰德清遂爲定名恊於餘不之
義縣因溪而尚其清溪亦因人而增其美晉車騎將軍
山陰孔敬康愉人之瑞也幼以孝聞長以信著晚以節

稱溫嶠語之曰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惟君一人考其言行訂其初終清正莫如焉嘗遊餘不亭路逢籠龜者買而放之溪龜於中流左顧數四暨以功受餘不亭侯之封工鑄侯印印龜左顧三鑄皆然乃佩之自是人名溪為龜溪而溪增美矣龜神物也敬康清正人也惟清正者與神為一中流左顧人曰龜有知也印龜左顧人不以為事之怪則以為傳之誕惟通者信之左顧名亭君子巽其龜慕其人也人若敬康非惟今世所少古豈多乎哉縣志言宣和初宰西安趙景東重建餘不橋

中為大亭扁之左右二亭翼之左曰左顧右曰吳羌景東才長之宰也當清溪冠起郡邑震撼人民駭逃景東獨發倉廩集竄徙團保甲賊犯邊境邀擊之擒獲其首徒器械縣賴以全固宜其能思古人而亭左顧也竊意自東晉以來至宣和之前宰茲邑而能存古者不乏當時興焉有不暇紀後人忽之有不屑記寖遠寖忘過者徒見溪流之或舒或怒或白或黃溪舟之或舫或舠或艤或奔而已淳祐戊申冬余受辟浙西帥監德清正庫朋友喜言庫廨占溪山之勝余亦喜之至則知為左顧

亭而亭亦非舊扁雖扁曰第一溪山而溪山俱無在眼者入小室啓北窻僅見其扁余憮然不自安也語于衆曰孔將軍放龜之所不宜私居而私障之況爲東西舟楫經從之所爲遠近賓客遊息之所爲監司奉候臨止之所爲本縣祝壽放生之所居甚卑隘不稱居之安乎雖寄居借之前官又借之我必復之有是其言而難之者曰官之廨未易成也余曰帥量包川藪智周事物宗城內外遺跡勝區圯缺燬全陋朴頓麗隘狹盡敞朽縮突壯百爲新美其志存古厲俗也德清其鄉邑也庫官

其未屬也一庫廨何難爲巳而白之其應如響且曰縣復此亭而修治之吾當助之遂檄縣及庫庫給十七界楮萬有五千使置廨縣給五千楮使治亭庫廨詳悉余巳記之宰欣承帥命撤舊更新昔之障塞者既闢之而薫風之自南者薦其清昔之蘙薈者既疏之而蒼松之在望者見其清蔭是亭之址南則面吳羌山而山光接北則挹餘不溪而溪光遠中搆三間高敞得宜扁復左顧亭之舊左顧之東三間扁曰濟川以爲達官顯人入境表著出臨臺郡皆宜思濟斯民非徒若溱洧之僅濟

也左顧之西三間扁曰際清以爲良朋勝流淸思之合清德之會取前修之詩際天氣象何其清之句也宰之規圖若是其政與志協可知矣乃謂余曰亭復於縣子之果也亭新其舊帥之惠也記屬於子事之實也余何敢辭原餘不之義嘉德清之名追念敬康增美於餘不遐想靈龜示靈於左顧以宰之才良超於諸縣帥之德度恢於時賢願述而明之余又有說焉溪以其清而爲縣之最勝龜以其靈而爲溪之至祥靈足以稱其清矣左顧懷生育之恩印鑄昭神物之異是惟敬康之清正

感之入茲亭者思左顧而竭忠藎於國家以不負平時之恩寵思敬康而飭行義於公私以漸消斯世之貪濁其濟可博其清可全則重新斯亭之意不沒矣不然德清徒一縣之美名左顧特一時之靈異而諸扁之揭總爲美觀凡百君子其思之帥安吉趙公字德淵名與𥲅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劉宰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聞理掾刑獄之官令雖嚴不下達故相承以省事爲能掾舍久不治更丙戌夏秋風雨之變殆甚而吳興章君巽亨寔來君才足以爲勇

足以決而智足以審所先後曰吾職守之未知遑恤乎私乃相因守而以式法他囚具壞者必葺闕者必補而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罹于罪者寒燠不爽其宜食飲不愆其度囚知君之愛我而非厲我欲安全我而非一於斷棄我也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死不憾上其獄於臺若府臺府亦曰掾當是也吾何云旣細大之獄不冤而上下之情咸若乃敢圖安而以掾舍不治告時令司農卿林公介實以憲節攝府事聞之曰子刑官也而吾刑是司子宜其官吾庸多矣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韙下

給緡錢千君郎因地度宜市材鳩工顧廳治以前舊貫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於丁亥中秋前一日而落成於良月之末舍為屋六十有四楹合土石竹木瓦甓釘灰工食之費過所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巋然者曰清安堂堂之後為齋曰盡欽而其東之翼然者曰務平軒皆取昔人刑獄清平欽恤之意沿其名泝其實君之用心可以知君以其成之難而慮來者忽其葺之之易也屬余以記余君之先公侍郎門下士也故受簡不辭而復於君曰吾聞諸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拘縶之桎梏之壓焉使不得避戚戚然赧赧然居之不安孰有甚於囹圄之人乎曩君與家人之未獲所安也猶汲汲然求有以安之君與家人既得所安矣獨不能因吾身之安而念彼之不安乎因吾家人之安而念彼室家之不遑安乎若然則夫子所謂恕孟子所謂善推所為不外是矣充是心也國可治天下可平也獨理掾乎哉獨刑罰清平乎哉君曰然嘗書子言鑱之石與來者共圖之君字某今官某郎

通知鎮江倪尚書書一首啓一首　劉宰

竊以秋臨季琯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卷懷經濟之業來惠疲瘵之民萬井歡呼育神呵護台候起居萬福某陋巷孤生不幸食貧早與世接悠悠風塵未見剛者尚書其人歟尚書大節日星昭明奴隸皆知之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不勝拳拳時事如大廈之傾所憂棟撓顧非綢繆若蘿蔓然者所可知幸有一二任重之才進不居高位在高位亦罔克久天歟其人歟尚

書立朝天下懽然曰尚書位冠文昌其遂將秉鈞乎其曰不然尚書之所抱負之所言論之所設施異乎今之從政者天未悔禍解綏伊始而覆轍不懲尚書其遂去國矣未幾而京口之命果下或者又曰尚書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被其賜其肯歛之一州乎其遂將隱矣某又曰不然尚書朝舊臣二十年法從既非絜身亂倫者進以禮退以義綽然有裕亦豈諫不用則怒悻悻然者哉且千里而守有社稷有民人有財用有刑賞之柄又廼當要衝丞府兵天下所畏孫仲謀劉下邳所藉以興

方䕶多虞得人焉而靜鎮之折淮北之衝固浙右之圉其庸多矣尚書乎何辭今聞已諏剛月遂抗前旌幸甚幸甚其懶與性成病與運會烏復可處於士君子之列以是奉祠東歸埽迹衡茅種蔬藝麻以自業暇則挾冊讀書詠歌古人不復以姓名聞於有位者尚書之來自以松苓遠志小大才殊而氣味相似緘辭薦誠不能已已輙裁短啓而侑以一箋窮居無書吏強所不能筆縱字大或塗之或乙之非所以事上惟幸恕之一登龍門曩昔所願乃今受壓爲氓徃役有日矣而病不可前遏

合圍有分耶天未厭宋聖德又新選衆而舉伊皐不夙則莫謹上爲世道崇重之請

陳善閑邪正賴六官之長承流宣化忽來千里之邦雖北府盡付重臣而南面可無拂士出入登以在外識時危之可憂肯把一麾而來猶爲三邑之幸其官凜然大節行乎累朝晦冥日星汙塗玉雪四維不張國乃滅力排當世之非匹夫不獲予之辜勉爲斯民而起屬世變之愈下而事勢之適窮空玉帛以交鄰理難善後縻金穀以養士賤則不前學歷與飛蝗相仍稭幣與青蚨戀

絕併日一食斗米千錢田里之間多賣產以鬻妻道路之上有析骸而食子渤海之盜必起潢池之中季孫之憂豈在蕭墻之外前車之覆轍不戒當筵之舞袖更長有社稷臣於公近之矣欲邦國治捨我其誰哉泛觀論諫之數十百篇可誅貪夫於千萬世下雖七年病三年艾若未易以遽瘳而一女正百女淫尚或使之知恥胡爲勇退莫遂留行膏肓若何藥石去矣幸厥今股肱之鄙無如吾父毋之邦孔子用則行舍則藏本泰然而無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寧薄之而不爲惟戰衛之疾驅

尉履封之願望其丁年一第新歲三毛壯志蕭條著鞭焉往病容滋漫看鏡自慙猥以名聞許陪堂審譬諸倦翼圖南何爲如彼泉流得坎即止猶叨祠廩以累縣官鮒魚之活斗升敢欠私于德賜鳳皇之翔千仞願即聽於召還祈嚮深深數陳罔既

回倪監鹽祖智啓　　劉宰

秋序將中餘暑未艾恭惟某官小須華次即上要津神具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二一自從者還延邑入山益深不克以時上記解組後兩月延之士韋晰者來能言在

延時以季子故植表祠門列楯沸并備見所以旌賢尚
德之意良用欽嘆且恨不獲以此時奔走後先也一介
行李之臨雙魚併墜所以慰藉拊存厚甚其何感如之
某官正學足世其家清標不染於俗延雖辟左猶古名
邑糟丘非賢者所居豈君相姑欲引之自近故邪先正
尚書名德之重節行之高百世師表其早歲自棄明時
不得在門下士一人之數用爲大恨乃今得以哀些自
見眞所幸願兼得伏讀制表遺藁雖時異事殊猶得想
見當時君臣相與之懿草野孤臣感涕不知所云謹當

遵稟以不肖姓名附見卷尾少遲數日專人并元匣緘納冊徒大夫處不敢浮沉不敢稽違仰乞台炤顧渚春芽足清滯思南昌秋篚可障俗塵二物拜嘉尤深銘佩寒鄉無致遠之物此自執事者所知其物謾反回箋輕瀆愧甚江西師機之所踐履之所言論不愧先尚書葢當世善類所望以植立斯道者奄忽長逝知不知所共悼而況鴒原之情謂何其以平生未及登門不敢致鷄黍之奠亦以自有亡弟之戚不及端拜慰牘竊乞情貸

古人爲善惟日不足要之我輩未死無非勉於爲善之時

況當盛年尤宜自力以濟世美某敢以爲請舊治凡委

顧聞

謝章斧燧舉改官啓浙東幹官時　劉宰

分玉節之光巳叨辟命通金閨之籍更冐薦書受恩不貲拊躬知懼竊以居閑以得祿爲急從士以脫選爲難起之於家食無聊之時舉之於歲月無聞之後有一於此足爲特達之知兼二得之亶謂殊常之遇矧求之者皆有道而主之者皆近臣顧求者不與而與其不能求主者不覩而覩其所無主連飛鶚奏等是鱖生厥惟艱

哉見亦罕矣必有若囊錐之脫穎庶不孤藥籠之兼收而其學負初心病添俗狀識慮謾疲於細故器資不及於中人一字之襃雖可踰於華衮斯言之玷恐有累於白圭某官以己而推之人居今而行乎古自以平生之志誓不苟圖故於屬吏之中嘉其靜處此事庋閣於後世此生親見於吾身然而僥倖難常報酬無所惟期後日勇退急流衮衣繡裳歸味閑中之趣青鞋布襪庶陪物外之游

田賦箴送戴兄主長興簿　　劉宰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輸已輸而句則令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權在吏緩急逆施民乃慢易其頑者慢而善者擾豈惟病民經賦滋少故古設官惟簿曰主毋怠毋荒上帝臨汝

跋倪尚書恩遺奏　　劉宰

范忠宣公疾革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子平正以公口占皆朝廷大事慮有後患即以其本繳申潁昌府後果有疑遺表非公意者竟賴潁昌本以免然則尚書倪公臨終必自草奏豈惟見其精識不亂其爲

國家慮深矣

跋三朝賜齊齋倪尚書宸翰　　劉宰

孝宗宸翰

臣於此卷見孝宗皇帝聖德三焉宰臣同時進據學士七人而六人在朝儲才之盛也於七人之中擢任倪公而文章氣節皆可與日月爭光用才之審也郭師禹光宗皇帝之舅以才受封非將内禪不授節鉞抑近戚重名器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我孝宗皇帝有焉嗚呼聖矣哉

光宗宸翰

光宗皇帝受禪凡一話言一舉措必視太母慈顔稟壽皇慈訓觀其以倪公草伯圭制爲恢壽皇之意以微吳琚除郎爲契兩宮之心故驟自庶僚擢登禁從他可想見異時小愆常度蓋疾病則亂貴賤所同而近臣無加韓魏公者小臣辱賜第龍飛之初嘗瞻日月之末光讀此感涕不知所云

寧宗宸翰

尚書之鎮當塗泉南撫摩其民不啻其父母之於子故

京口命下闔境欣然引領南望曰庶撫我乎而竟改命天下三百餘州那得一時邦伯皆尚書者恭覩寧宗旋輸重爲鄉邦惜

故湖州通判朱朝奉墓誌銘略　　劉宰

君諱希顏景淵字也世家吳門入太學爲諸生陞內舍中上舍試擢第就上元尉調揚州教授用舉者改秩知湖州歸安縣君爲之立類帖而推科簡勸義役而役使均置田以飯囚而絕瘐死之冤爲禮以勸分而得賑饑之實烏程褚氏女奴竊藏以逃其父懼及追之溺死而

訟褚氏疑不能明郡以是屬君君致女奴之第一問得其情闔郡駭歎社稷壇壝按之禮典新其什器神用休嘉物無疵厲倪公思六代名臣高其能爲紀之滿秩舉最差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歷通判湖州湖經總制額特重會前政多故吏滋爲姦期會稽違督責日峻君即與所部約截爲期而除宿負度宜定數而減虛額屬部欣然力省而事集罷爲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甚湖州長與縣至德鄉福來山鄉太陽塢之原銘曰耕之地同彼獲則厚買之肆同彼鬻則售貨寧彼珍力則我勩嗚呼

景淵而止於是有葳其香式敬烝嘗弁山之陽庶我桐
鄉

祭李郎中文道傳　　劉宇

嗚呼故歲之冬君將過余粘紙窗隙掃葉庭除遲君之
來檥棹寒浦亦既見止笑語怡愉酌酒瓦盆烘寒地爐
君失其貴我忘其愚從君西山飛雪先驅千崖圭璧萬
壑笙竽恍疑三峯鈞天帝居杲日朝升分袂首塗余雖
重別猶懷後圖君握余手泣涕沾裾後會之難豈[illegible]
歟自君西歸僅一交書聞從賓友覽勝匡廬緬懷清致

悵羽不見云何不淑一病弗蘇君貌雖臞而氣則腴一麾出守心恬意舒志隘長沙論鄙三閭云何不淑嗚呼天乎旅櫬當還客路多虞寂寥歸裝曷供百須我窮莫救悵渺江湖技淚修辭往奠生芻寒窻漏日老葉飛枯柴門歲晚風景不殊昔迎君來被服襜如今吊君喪冊旐天隅吾道非耶嗚呼天乎

賀明堂禮成表

牟子才

天子接千歲之統誕受丕基明堂度九尺之筵備成熙事下民祗若上帝時歆恭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承謨

丕顯因五福之照夫享覲崙得萬國之歡何虞玁狁輯我將之伊服立爾極於烝民臣尚執干戈阻趨遵豆雖縻無疆之德莫陪多士之聯

通丁太守啓　　辛子才

玉坐疇咨金鄆迅喜閒臺泮渙方將窮勝事於園林統府浩瀼乃幸屈价人於藩翰紫馬西來而捧擁青羅東首以傒迎敢後鱗函式前鷺翮恭惟某官星沙上瑞天柱高標文章五色錦之脫機光奪日月器量萬斛舟之轉柁勢壓波濤平生自詭於民庸疇望積闕於朝著京

之西蜀之表從容前箸之借籌淮之東江之南掩冉除
壓之交映俄主書於金耀旋持正於玉條總夏官司武
之權七兵有秩覽蒼籙考工之記五雉爲修步武峻躋
功言炳蔚以韓吏部斗山之望參裴丞相淮蔡之軍方
共占勝氣於赤雲已同奏捷書於淸晝天知一節霜揭
六絲華表鶴歸久矣認令威之城廓草廬龍臥豈容閑
諸葛之扇巾合展翮於鵬圖俄移輪於熊軾粤惟吉水
實號輿都式喬木之廬山尚帶醉翁之文墨誦連墻之
句曲誇傳蘇子之風流蔚然諸老典刑之邦着此當代

文章之手瑈旒念念惠顧遠民歩屧村村争誇新尹玉將析合竹馬𩥇迎近事目存已揭使華之條遠猷心渇諒虛從槖之班其鉛槧閙玏緹屏非據昔寄巢雪外因嘗竊大幕府之庇休令别儁治中文獲際古諸侯之節度將幸譏荆之有目執云御李之無從君子憂道不憂貧已躍躍志得輿之喜國人望公如望歳毋徐徐爲綏轡之行

宴江檢詳樂語　　　　卑子才

繡衣立緑服趨俯拾省郎之選玉露繁金天豁漫爲司

馬之行不敢㢘東坡點絳唇所願賦李賀高軒過意不在酒文以足言恭惟判府提舉檢詳攬星灣之柄靈空雕漢之藻繪焚香讀易得伏羲先天之心鼓瑟詠詩有曾點莫春之樂恥作三代而下人物直求六經向上工夫去國身輕勢有如於飄葉在家飯淡人莫撈於餘芳幾年冷面世無知一片古心人不識合孤掛於北斗俄具理於西江文通五色筆重來尚記永明脚跡公著戲綵堂無恙猶存元祐歌詩從前麾節豈無人似此衣冠能有幾天全是樂人艷其榮矧茲一男子之行補此四

先生之坐扶開宇宙千年秘恍如濂伊洙泗之遊括出江山一段奇便是雕嶽嵩廬之樣鸞凰之車先戒虎豹之嘷已空紫界官墻且聽鷄人傳漏箭翰林華蓋文將鯨力破滄溟通判校勘半刺佐州六條受察黒貂裘敝昔憗閣筆於館中白鷺洲横今幸廻輿於戲下初非展驥徒贅畫蛇所忻丞壁之方書猶及仙舟之來駕名位不同而禮秩亦異敢要龍節之來斯德音無斁而壽考不忘願奉兕觥而躋彼已盡洗熱烘烘之暑氣好語談活潑潑之話頭鶯出谷後精神魚躍淵時氣象匪由盛

勉直是相關莫教北海酒樽空用塞南豐香瓣敬廬陵風月三千指未問醉園吏部文章一百年行抒遠用欲資一粲更詠七言

神螺卷雨入田疇遺得公堂一片秋天上已催郎署去人間難挽使華留莫嫌仲舉題輿晚猶及東坡秉燭遊易在虎皮公在坐試開寶篋為人謀

脫靴圖賛　　　　　　　　　　　　　　　　牟子才

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為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

寶之變倖歟跡摘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踈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

返棹圖贊

牟子才

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嗁視兮爵祿我思古人伊黄山谷曷爲使之六年楚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摘實錄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

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

回安吉楊守啓　　方逢辰

六十屬覩象喜頌魏闕之條二千石惟良融作霅溪之慶與時偕極何福不臻恭惟某官風韵浚明天資凝遠陽春布德已奉行玉札寬大之書肆夏升歌即展布金鑾論思之事某未申贄賀先辱貽箋玆飲公瑾之醇醪不覺自醉若作商宗之醴酒更賴汝爲感之在心言不盡意伏冀台照

回楊守送重午啓　方逢辰

某冷坐道山罔記菖蒲之節香凝茗水忽傳竹葉之聲敬再拜之得一醉矣有餘謝梱尚須嗣箋第乏報瑞惟祈炳鑒

大參陳公生祠記　劉克莊

紹定三年某月某日詔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之請也時公以從橐侍經筵間爲上言臣之鄉邑土瘠俗貧物貨不産商賈靡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萊漁海造鮭鮐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旁有墟市縣民之適

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挈所有以相貿易既稅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簒稅焉又稅於縣焉是二十餘里之內凡三稅也不已重乎臣嘗訪求其故稅錢之隸縣者日止數緡隸州與漕者月各四十緡而已官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此毫末哉臣以爲罷之便王音欣然即可其奏邑之父老既扶攜聽詔歌詠聖德復相與像公而祠之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之不仁至盜而止復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

而止復有毒於虵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斂之臣所未嘗講也故人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功利之說莫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儒者家法然也齊設衡麓舟鮫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利姑尤聊攝之人羣起而詛尹鐸爲邑減其戶租晉陽之人卒懷其惠衆之爲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彝然也初嘉泰壬戌公之先太師內相嘗有此請其議中格至公乃緒成之公家世邑人也去而僑於武康居幾[illegible]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以之遠處廣厦之邃而深慮閭閻

之患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者歟所謂必百世祀者歟雖然建一議畫一策近臣之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臣之任也天下郡國之廣不止一方民生疾苦之多不止一事公方坐政事堂與吾君吾相汲汲共圖之矣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賀游丞相　似啓　劉克莊

播告辨朝延登眞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宗大人爲能格君公素講明於心學明良胥會今昔罕逢

歷觀莘渭王佐以來因歎漢唐相業之陋弘談經而阿世崇挾術以排府彼哉雜霸之淺圖無上自售責以敬王之大節非乃所知是必道術得聖經賢傳之精微謀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身負海內蒼黔之望始膺陛下夢卜之求恭惟某官鍾間氣於岷峨泝大源於關洛窮理盡性至命有作聖之功夫責難陳善閉邪積回天之力蹇蹇獨立當雷霆之怒亦苦口進藥石之言其告於旃厦也先大本大經其著於廊廟也皆仁心仁聞久矣有登庸之意決於辭宥密之時裕陵敬光謂他人雖推

弗去仁祖用弼以近習莫知其名揚於廷而宣麻立爭
朝者舉笏蓋先諸老而予環者上之眷後群公而尚軸
者公之謙茲天命人心去留之本原亦君德世道轉移
之機括本氣實則客害去初着誤則末勢分艱哉列聖
之經營重矣一身之負荷在典午末復存賴王謝之兩
賢洎建炎初再造亦趙張之二老以今準昔異世同符
回將享武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某項田間之貧耒
期閣下之秉鈞不圖殘年真有今日非謂托身於元佐
庶幾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徂徠之歌頌吉甘情

切但思楊翟之逃歸

受告謝程中書公許啓　　劉克莊

濫長鳩工適當鴻筆寓河洛圖書之直枲事有光掞卿雲黼黻之文綸言甚寵曾謂至愚之質併加溢美之褒歷觀西掖之雄辭無出東坡之巨擘袞鉞一語風雷四方凡五釆之彰施蓋萬口之傳誦侯利建由江左憲臣而進擢范子奇以將作大匠而召還非兩制如金石之不朽則二人與草木而俱腐厥今漢詔復出蜀珍如某者久息影而深藏忽強顏而復出孔戣負三宜去奚待

人言嵇康有七不堪懼嬰世患至若躡升華序驟昇逵
名身縻牲駕駒轡之間敕經鳳閣鸞臺而下念其江湖
流落之久飾以雲漢昭回之光昔靈均自言有衆女之
余嫉虞翻遺恨無一人之已知詎意孤生親逢殊獎良
由筆端之子奪當不待身後而議論公驅馳頓覺於光
華舞蹈不知其鳴咽茲蓋伏遇某官國之龜玉學者斗
山文辭獨行於朝廷言議可著之廊廟盛德大業爲歌
頌其誰宜賸馥殘膏被沾丐者多矣綠綈初下皓首尤
榮然某親年愈高宦情亦薄上書而乞骸骨庶幾得娟

力於旨甘函詔以示子孫焉敢委天惠於草莽

祭游丞相文 游名似寓德清 劉克莊

於惟聖宋名相比肩萊公英偉或惜其學之未至涑水純粹或疑其才之稍偏堂堂克齋庶幾於全其師旨後溪之寄付其家訓忠公之嫡傳其論諫古人之遺直其文章天下之至言其温如春其重如山其虛如谷其静如淵寶紹之初已抱負夔卨之望端嘉而後遂伯仲韓富之間方爰立皆服其德量既退處猶問其貌年儻斯世之欲治盍再秉乎化權意歸衮之有日忽騎箕而登

天凄善類之相吊致遺恨於逝川惜當國之尤淺覔薦志於重泉使久居於弼諧且傍無於撓華其立政與造事必搶後而光前烏虖此謂之愛公可也要未爲知公者焉祁國濂溪僅三數月上印而去不失爲賢苟爲不然雖久且專潞公晚節出涕於落庵鉞槐相遺命祝髮以易貂蟬孰如我公得閑於亡恙之日辭寵於未厭之先於心無一毫之歉矣是氣塞兩間而浩然言念昔者甲午初元麟寺樞府兩相周旋[illegible]泉奏篇公既登庸我復招延十年九斥一日驟遷出典故之稀闊

越尺度之拘攣雖薄材慙於韓陸然昭代法乎坤乾在廷斷斷獨公惓惓曾不旋踵局面要翻公去廊廟我歸田園去夏浪出宿痾沉綿作書訣公尚灑答饑我猶偷生公爲飛仙土懷一飯矧出闡甦道之云遠阻哭墓阡些誄畀蒲尊鯽酸寒追記丙午攝之掖垣偶偕竹湖訪公留連合詞勸公時事實難方欲爲國立太平之基豈可使身無一日之安公拱手曰其有去爾子各勉旃其詞之嚴色之毅吾二人者退而歎曰此其所以爲果山歟嗚虖公與竹湖莫起九原我著斯言以俟史官

唐僧弘秀集序

李龏

古之吟詠情性一本於詩詩至唐爲盛唐之詩僧亦盛唐一代爲高道爲内供奉名弘材秀者三百年間今得五十二人詩五百首或取於各僧本集或出於諸家纂錄皆有拔山之力搜海之功風製不墮一字弗贅發音雄富犖立崢嶸名曰唐僧弘秀集不敢藏于巾笥刋梓用傳識者第毫殘松管燈焰蘭膏截錦揚珠神愁鬼毒詩教湮微取以爲緇流砥柱藝苑規衡非假沽名鼓吹於江湖也兼禪餘風月客外山川千古之下一目可見

耳皇宋寶祐第六春中和節日菏澤李龏和父序

回沈知縣啓　　方岳

雲飛舄舃春洽雉郊事大夫之賢坐想彈琴而治去父毋之國何嘗騎竹而迎遠哉遥遥于以負負恭惟某官毫端茗雪之秀胸襟湖海之豪孤嘯風煙未覺休文之詩瘦獨醒塵滓寧甘東老之書貧縱不盛之白玉之堂奚至屈此青山之縣民瘼極矣吏奸奈何如使倒持太阿而授之焉用若發新硎之爲者一牛横笛第令安雨外之耕五鳳塗芝政恐有日邊之召願言公尹留惠疲

祗某起從田間資之蘇底邊城吹角毛錐顧安用哉芸屋生苔老生亦欲歸耳自笑儒冠之誤每思農畝之荒望美人兮一涯庶幾玉我期明月於千里翹企金相

與吳履齋劄　　　　方岳

某門牆老生也當先生端憂讀禮之時罔極奈何之日謂當時問啓處體力何如而姓名不至几閣者幾何月矣三年牛下日夜望先生爲蒼生起引衆君子而聚之奈之何卦氣爲剝一小人足以爲間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今伏戎于莽天下之憂方未歇也夬之爲卦以五君

子决一小人其勢甚易乃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憂何也其意蓋曰苟非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適足以使小人憂而已夫其憂之必將圖之圖則無所不至矣中外之議以爲能折其圖者非先生莫可乃儼然在衷經之中天意竟何如也其起流落爲掌故吏殆是三入承明歎老嗟卑亦非雅志故具論中外之所不滿者如此惟先生教之

衢按秋崖集與吳氏啓劄頗多但不明註其昆弟字若諱不敢妄輯耳

林水會心記　黃震

行都間北可十里有瓜涇焉苕溪之沈氏居之園池靚深可樂也一日復築室其勝處曰林水會心屬余記之余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此晉人之言莊子之學也子之名室得無有取於是乎夫人一心物物可以坐照然使一有所奪雖泰山頹乎其前而不覺惟凝神息念脫去世慮則雖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一一皆吾真樂也晉人夷曠宅心事外聆庭柯以怡顏桃清流而自潔脫然瀟灑之趣固宜往

往如此然此特晉人之所謂會心者爾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造化生息之人而至理流行之寓人爲萬物之最靈而此心又人之所以爲靈天包宇宙細入無倫何莫非此心之所會豈徒會之要當實以體之真見天地萬物之與我爲一又當仁以行之使天地萬物皆由我而各得其所此則有貴於吾心而人之所當盡其心者也聖賢之功雖未易一蹴到亦豈容自娛於林木之近者而已耶吾夫子川上之嘆周茂叔窻前之草生意流動近而有遠者存必如是斯可言會心矣沈子曰然是

吾心也幸書之以代坐右銘

梅溪記　　　　黄　震

自柳下惠樗里子以其所居稱而後世多効之近王龜齡稱梅溪効之者益衆然必各有其實也趙君元父生王侯家於山林本無雅故亦扁其居爲梅溪於是或疑而求其說曰豈高山景行之意豈清標逸韻之寄豈舊家茗譽名幽趣而比乎儲君皆不謂然獨問余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有諸余謂氣一耳由動靜始有陰陽之名交迭相摩固不見其端與始然造化無形惟物有稽徃

則必復動者其候草木黃落而萌動霜降水涸而泉動至於一花初白䟽影浸流生意胥動孰此爲昭著他日春徧宇宙芳潤栢塞皆由此擴充爾此非動之端陽之始乎君笑謂此正吾名梅溪者也然則君於生意之妙得矣尚於擴充者勉之哉

長興縣主學廳題名記　黃震

縣之有學於教養爲最切蓋士方少長閭里聞見未雜父詔其子兄率其弟必先使挾策游縣學於斯時也蚤正而素定之是水方出而澄其源木初生而培其本關

係異日之成就夫豈小小我朝深察其所以然故凡縣無不置之學士大夫亦深體其所以然故凡有位於縣者無不振職於學如明道之宰扶溝如晦翁之仕同安休風善教至今聞者興起曾謂今人而遽不之若乎夫何風俗事勢之日變簿書期會之日繁乃或視學校為具文否亦因俗塵而靡暇我先皇帝善適其變始詔天下縣學各置官主之與州郡置教授等聖慮深遠所為人才計者可謂悉矣然方草創官多僦屋而居市巷猥褻師道不嚴或猶病為縣者奉詔之未虔長興號畿內

最大邑亦一再更官無所乎寓咸淳六年嘉興陳君巖來始卽叢桂堂增飭爲廳廨規模宏敞觀聽一新考德問業之士至者無不爲之竦動洒淅此正於師道有關而非徒爲一巳便安計也乃礱石壁閒坊爲居是官者刋列姓氏因三山葉君龍從求余記其說使來者皆無愧於其職焉余聞司馬公記諫院題名謂某也忠某也邪讀者爲之凜然今縣學官題名忠邪固未易見惟曰某善教養某不善教養亦懼觀者之指擿爾然諫官雖尊風釆止於一時縣學官雖卑教養垂乎長久是尤不

可不深究其心者也夫教非課試之謂而導迪之使一於善爾養非飲食之謂而涵養之使泛于成爾不教之義而教之利不養其大而養其小其弊之來非一日而士習開有難言者今𦙍聖朝深究源本創官設教使絃歌盈耳在在皆武城之邑況長興去行都咫尺山水秀拔士多穎特擢高科登顯仕者項背相望非學校之力而誰力是可不益於其教養之實而求之乎陳君忠肅公五世孫斥奸誣以尊堯黜新經而崇理剛正篤實必有得於家傳之素者師道立則善人多惟君勉之後來

者將於此乎取法

提幹文林趙君墓誌銘　　黃震

淳祐九年秋余始寓居待都北關監稅田君穆騷人也與鄰壁一夕招余文字飲坐客有年少俊發能粹然以謙自持者余察而異之問之宗英也其字叔茂至是以明經連三領薦書田君屬杯賀之爾余時亦應試方見黜於有司叔茂不余鄙與余語歡若有雅故亟取所試文字示余相與立燭疾讀見其理鑿鑿而文皎皎為之歛衽降歎遂定交明年叔茂登進士乙科調溫州樂清

尉再調平江府錄事參軍余皆預賀客祖送之列已而
余亦得官東歸而叔茂監穿山鹽場與余再會於鄞未
幾辟淮浙發運司從事復與余同仕於吳日益相好越
五年余官中朝而叔茂自徽州錄參終更舉其數官者
已四人得幹辦淮東提舉茶鹽司公事訪余話舊余方
幸其將通籍駸駸顯仕益濟民矣俄以疾卒于家其孤
囑其父之執求余銘廼爲次其事而叙之叔茂諱崇禪
熙陵九世孫曾祖不赧蘄州防禦使祖善恬武節大夫
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父汝棟儒林郎叔茂平居疎

快坦直及臨政績審而振奮所至有能稱其在樂清手捕劇寇全火辟不受賞曰吾職耳殺人榮身忍乎修邑西塘六十里民至今賴之其在穿山民不擾而課溢額其在發運幕於勢利無一毫染其在撤日夜疏理獄無留訟民自以為不寃羣事多倚決焉其才有過人者矣而皆本於至孝初叔茂幼孤母劉督教之感勵刻苦既第母謂汝父嘗尉樂清汝亦尉樂清穿山多海風毋不樂之即請檄奉以歸前後為獄官必務陰德曰體吾母之心歷官九考而產業之廢幾半則其廉又可知矣嗚呼

孝且廉若此而又才足以行其志使叔茂壽其有益於世當何如而天廼奪之遽耶君得年纔四十八塟於安吉州武康縣金龍山祖塋之旁娶劉氏男四人必德必熺必𤍠必昌先是君命諸子試宗庠君卒三日而旗鈴至必熺占前名銘曰神明之胄兮積慶之長再世儒科兮昌猶主昌庭柯雖敗兮蘭則芳往者不可問兮來者未可量

濟民藥局記

吳淵

淵猶及見先生長者談乾淳間事其言曰聖朝體列聖

好生之德毋以民命為重一念懇惻無所不用其至乃
至濟藥療病亦加宸慮一日忽遣中使宣索太平局龍
虎丹既進御命捐其價十之九葢聖意謂親掌則主者
不敢苟直廉則貧者易以得嗚呼神農氏日試百藥周
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自十全以至十失必次第而躬行
誅賞實此意也近世天下郡國臺府開設廣惠局以便
民服餌皆所以廣此意也姑蘇城大人衆余領郡適有
春疫亟揀羣醫之良分比閭而治某人某坊某人某里
家至戶到悉給以藥窶而無力者則予錢粟疾不可為

者復于周身之具縣二月訖七月其得不夭者一千七百四十九人因念倉卒取藥於市既非其眞非惟不眞且弗可以繼乃刱濟民一局爲屋三十有五楹炮澤之所修和之地監臨之司庫廪庖湢鑪碓鼎臼翼然井然罔不畢總其夫匠木石之費錢以緡計者七千八百四十五米以石計者三百二十三既落成復以二萬緡實之爲市材費凡川廣水陸之產金石草木之品無珍不致無遠不取與其有益於人故眞其劑弗求贏於官故輕其直料置豐盈薌味芳烈較市之術玉賈石者相去不

嘗萬萬列肆闤闠過者惟悅他日設遇流行之災四時之沴則分醫以療捐藥以濟其爲吳門之利益未有已也恭惟聖天子仁同阜陵視四海之痒痾疾痛如在一體淵幸叨選擇出守是邦求牧與芻不敢不勉此局之設蓋亦所以推廣德意萬分一云

廣惠坊記

吳淵

淵不肖少聞先君子之訓曰先儒有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又云一命以上苟有志於及物於人必有所濟此吾之所以終身拳拳服膺而勿失者也書曰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孟子曰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此伊尹之所志也小子識之淵入耳注心三十年于此矣故自領一簿守一邑以至貳一州佐一臺未嘗不日思先君子言求所以及物濟斯民者迺庚寅之冬被命守姑蘇道過吳江橋下淵延見所部吏纔舟焉時夜雪凝臬霜風凜冽襲裘不知其爲溫附火不知其爲炎於是慨然動心進左右而問之曰爾邦城大民夥鰥寡孤獨癃老廢疾顛連而無告者其多乎曰然郡有廬以聚之有廩以食之乎曰否淵

獨念言窮州陋邑猶有所謂居養安濟之所吳門甲三輔多名守宦課租不應有此缺典旣領印即括夫田之沒于王官者廢絕于緇黃者未足則以公財市民膏腴寸積尺累厥數既登迺卜地鳩材爲屋七十程總土木夫役費錢緡九千六百八十米石三百一十七既成扁曰廣惠坊廳堂耽如廊廡翼如男子婦人各有位置倉廩庖湢井臼床几器用備具無一之缺適然而疾病者又別室以居之大者人日粟二升半月錢三十有五小半之米則三殺其一焉夏則湯沐冬有衾纊病有藥死

有樹額以二百人爲率亡者得續此其大略也竊嘗攷
祖宗時在京有四福田院外郡有居養安濟院當時奉
行惟謹甚者至有設幃帳具酒食其所全活不可勝記
深仁厚澤與天同普此國家運祚之所以久長州縣長
吏之所當遵守而廣惠坊之所由以作也後之人與我
同志尚思先儒之言益而侈之是亦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之一端云若夫租入多寡別石具載茲故不書

起舊相吳潛宅左揆制　　洪　芹

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

奉天章之浴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限界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弱而莫紓在廷狃於意見之偏在邉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救寧之計任重致遠實維弘毅之賢於戲詩有天保采薇當脩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天永命汝迪予欲康庶事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太公足以信服中外繄我蒼俊毋煩訓詞

賀游丞相似啓　　　　鄭厚

恭審渙發大號震𬗴羣瞻當饋而思蕭何久虛右席和羹而命傳說簡自上心式昭選用之心已上淸明之象恭惟某官明通而公溥直大而剛方氣凜㟪㟪克振家聲之忠孝源尋濂洛相傳道脉之精微方盤旋兩地之崇有運動三極之妙自任以重正期致君如阿衡浩然而歸無復爲王留孟子逮作福作威之惟辟必立政立事之得人孰不期大老之來謂卽慰蒼生之望尚遲一歲乃正三台天將開平治之機上自發英明之斷羣

疑頓釋百志惟愿以今艱難多事之餘有此閑暇片時之幸如操舟中流同心以濟如推車峻坂協力以登罔俾前修獨專盛美邉事屬右相人材屬左相未容張趙之强分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當合韓歐而爲一旣勲庸之已定何事業之不成某久忝秉軺兹逢當軸上未央之壽爰方啓行聽文德之麻云胡不喜有懷衘䄂敢尾賀裾

回台州章通判 巽亨 啓　　鄭厚

伏以挹冰壺於姑蘇暑消六月駕星屏於仙陸祥蔼三

台邂逅適我願今離合非偶然也門方羅雀書乃寄鴻
公定不凡人應駭見恭惟其官風規楚楚天宇融融扁
舟往來飽挹湖山之清絕環轍遊宦熟諳閭里之艱難
於今正當攘外出車之時斯人可淹治中別駕之選仕
不擇地志欲濟時滄海赤城豈在棲月標霞之樂海雲
山澗正望作雨潤物之功何幸受廛亦霑餘澤某幸脫
重負倦還舊巢無事不到城闉有恃可安田里丈夫之
展驥足豈久此乎漁父之尋鷗盟良可托也佇觀報政
相踵馳緘

謝吳履齋京狀合尖　　鄭厚

一世龍門無階可謁九霄鵷表有路徑通非左右親容之言借其揄揚無棊功強近之親資其聲援端由豁達許遂依歸嘗於古人中求之信乎一代能幾也竊以人物之公舉差乎賢者之良難幕府之着王文公韓魏國月若無覩武卓之有周夫子趙清獻耳初未聞而況雲泥居地之弗齊日月覆盆之不照安得未修欄具如素識面甫扣角聲不待論心直下品題增百倍價暗中摸索似十分真此豈俗眼所能意者禪燈獨續如某者學

期有用才實非長皇皇欲安之姑安職守耿耿而不寐徒共人憂坐竈愧甚空餐入幕慚無贊畫斥鷃卑飛不離蓬蛷跛驢窘步安望修塗善始非難固多推轂成終有待欠一合尖尺書之墨未乾大鈞之公曲就蒙恩殊異撫已局勝恭惟某官負時顯名膺國重任所志者大何施不宜一臺振綱萬物吐氣武庚資共助非一豈但為轉漕之規魏成薦可師者三（時受薦者三人）已足窺相國之量夫包荒不遐遺者吾道之泰然遯世而無悶者君子之常人誰無欲進之心患知音之罕值公獨得周詢之

實不待挾而有求使部使者皆有此風則聖天子何憂難治其喜有所遇肯報以私奉常入則禮儀幸蒙汲引許相進登輔弼或備使令立義精專陳詞膚淺

祭吳履齋文

季菼

潞公不能不踈溫公不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於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慈湖楊先生祠石刻

慈湖先生文元楊公嘗就養吳學者思不忘立祠縣之

學嘉熙庚子門人青田趙與簠以郡守兼淮浙發運古鄮陳塤提點刑獄敬瞻遺像崇餙一新孟夏丁未什菉奉安金壇湯遠永嘉葉[illegible]金華黃貢卿麗水胡宗臣西安劉龥於潛何光華合沙葉悊佐吳興畢衝以官僚來門人爲僚者會稽楊瑾龍泉張然里居者新沿海制帥何元壽天台陳繼中自太學來咸相禮宜教郎知平江府吳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胡宗臣立石

孟東野集序　　國材

武康代産文士惟沈約孟東野以詩名家余謂永明接

江左舊耳元和集三變大成焉步武不出江南東野交游北方名士二家詩體固應是抑德以形言言以驗德而止以詩觀詩何哉晉陶淵明詩爲晉宋大家數然宋永初以後每有著述不繫紀年而書甲子發乎情根諸性也約仕宋仕齊宋元之末探西邸密意詔書出懷中夙備無遺缺然則平時用工覓句豈其性情哉視行踰淺尚泊無宦情奪俸不愠一寒到死不隨逐酒壚餅肆關媚匪人者其言德定何如也今保有孟保井有孟井人亡物改竹幽水深過之清風爽然使人脫洒於世味

之外余始來爲令急符獰卒晝夜至余懼夫言政而不及化懷賢訪古與邑之士相與論文則趣尚風流有若學如貞曜者因與其評其詩用宋公敏求本鋟諸梓且併論沉孟言德大概使尚友者覿焉景定壬戌天台國材成德序

周易直說序　　趙與訔

幼侍先伯氏殿撰受易於鄉先生徐公之門先生不鄙其愚集諸家之長著爲直說一編授與訔兄弟且謂此爲初學設非曰盡在是也佩服師說早夜究心不敢自

謂有得然發蒙開覆實昉自茲先生命與才佺卒老於儒幸有是書可惠後學詎容使之無傳也哉曩伯氏守嘉禾嘗欲鋟梓而未果與旹繼領郡祓簿書之暇亟取是書而公之不惟不失伯氏之志而先生之學亦於是乎傳矣先生諱相字子材婺之蘭谿人

對聖製奎章問 沒免省賦題 常楙

對持盈守成之必格于祖今日堅凝之一脈也惟上下能交任其責則可以壽此脈化民成俗之道本諸學今日作新之一機也惟上下能相成其美則可以遡此機

夫所以交任其責者吾君之與股肱大臣乎夫所以相成其美者吾君之與庠序諸生乎未能任其責則堅凝力量有所奪矣何以慰祖宗在天之靈未能成其美則作新意向轉而薄矣何以示學校首善之倡必也上下保固此力量上下維持此意向則國脈壽而化機運矣恭惟皇上膺祖宗神器之重心祖宗神明之天正夢叶靈帝歆爰作羮墻之見堯也輿衛之見道也持盈守成祖考安樂吾君有之念學校實賢士之關嘉學校植公論之幟仙毫親洒扁榜一新鍾王其汗攝矣頹椰其走

郤矣化民成俗必由於學吾君得之雖然祖宗固已顯相矣堅凝力量亦知有交任其責者乎學校固已改觀矣作新意向亦知有相成其美者乎房筋未衰國事可辦不必思慮杞之小心絳骨甚直廷諍當容不必售皇甫鑄之巧詐上焉必定此力量則可以倡諸賢和衷之意乎勃交懽宮鳴角應安劉於一呼之間廉藺微憾風休氷釋強趙於九鼎之重下焉復運此力量則可以稱九重登俊之心是之謂交任其責而國脉壽矣講議洽聞禮官勸焉大恢漢人崇化之規執政善否朝夕議焉

趨蹌鄭人毀校之轍上焉必篤此意向則可以全仁君善養之實下舞上歌名教樂地不辜三雍作成之惠正色排難頹波砥柱力振三館忠義之鋒下焉復秉此意向則可以副明時待士之志是之謂相成其美而化機運矣夫帝歌不徒發也持盈守成正欲垂億載而綿此脉扁榜不徒揭也化民成俗正欲鼓一世而觸此機其責交任其美相成是豈非國家之盛事而執事先生之至願哉仰稽國朝欹器有論示之宰相我真宗也鑒古有圖盼之輔臣我仁宗也皇上光纂洪圖克持大器葢

與眞宗持滿之訓仁宗謹危之戒同一心體法臻妙王者驚服我太宗也飛白船回蘇軾贊嘆我仁宗也皇上崇尚斯文加惠學舍蓋與太宗之獎幸國子監仁宗之詔學校舉明經者同一轍其善於持盈守成也如是其篤於化民成俗也如是鴻圖龜鼎永永萬年之鎮安魚躍鳶飛彬彬多士之新美猗歟休哉甚盛舉也抑愚切謂在今日猶有當加之意者蓋金龍託之昇付持得起之嘉賞兢業一恍巳默孚於祖宗矣然祖宗之望於後人者無巳堅凝力量必主之在上而叶之在下經之明

者欲取於是行之修者欲取於是曠蕩殊恩已淪浹於
學校矣然學校之關於風教者匪輕作新意向必續之
在上而體之在下則其責爲能交任其美爲能相成也
大奸距脫衆正茅拔元旦一札上意似白矣愚未知所
以主此力量者何如也知名之宮妾無恙所主之眷環
自如無怪乎旁蹊曲徑之未塞乘閒抵巇之未息事權
未能盡歸中書宦寺可以動搖盛漕無怪乎奸詐固已
驅斥端良未有固志也兵財分委一相提綱體統相維
事任若專矣愚未知所以叶是力量者何如也上前論

事如争下殿不失和氣貴乎各盡其見今則或嫌於植黨無怪乎一家而胡越同舟而敵國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貴乎各取其長今則未集於衆思無怪乎推車之未行烝徒之未齊也堅凝力量宜不如此得不啓姧人之側目乎凡與鼎食盡躋南宮朝家之惠亦厚矣若夫恩數之優劣上焉不免於銖較者固自有微意而愚不敢議也特作新意向不可不續耳若曰皇甫規以太學生而訟張鳳之寃劉陶居庠序而上鑄錢之議吾亦既旌賞之矣而今而後毋庸過爲是強聒也則雖湛恩

汪巖單及韋布而無益矣事關綱常不憚疾呼書生之氣亦伸矣若夫試闈之利害下焉不憚於縷陳者尊帝學耳愚亦不敢復議也特作新意向不可不體耳若曰稽古本心吾惟慕安榮明經初志吾惟取青紫始操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身苟可榮雖執鞭弗顧也則詠踏末開躁競成習可厭也作新意向宜不如此得不啓識者之浩歎乎爲今之計宜如何文融當絕勿誘光庭輩幹略之不逮裴度可使勿容逢吉輩浸潤之得行巨邪界限有區別而無動搖吾君益以是爲堅凝計且與共政

決無兩不相遜之意賈寇相權盡釋兩虎私鬪之嫌氣象埍𢊍有和調而無睽間股肱大臣亦共爲是堅凝計則天下大器愈久愈固矣中阿育才扶植貴肆之風東序養賢蒐講乞言之典人物英華有振揚而無摧折吾君益以是爲作新計聖涯可泳肯以商販計資易其操内樂有餘肯以懷金紆朱動其心廉隅砥礪有激昂而無斵喪庠序諸生亦自爲是作新計則風化樞機胥然肯傚矣夫如是帝歌非虛語而祖宗益眷扁榜非虛飾而學校益重不其韙歟愚𥗊𥗊書生學不識時聖天子

進之於春宫明執事詢之以問目鋪張揚厲之說既條
陳矣洗濯振刷之戒又聞命矣拳拳未盡之蘊敢爲執
事終言之易曰主器莫若長子然則主器有人正足爲
持盈守成之副成均德進言揚之與實見之文王世子
一書則國本之正孰謂其與化民成俗之道無預耶我
宋三百年之天下乃藝祖皇帝金戈鐵馬之所經營高
宗皇帝豆粥麥飯之所收復也其付託豈易易哉皇上
端平而夢藝祖其夢何謂淳祐而夢高宗其夢何爲此
意亦可潛會矣況我寧考孝二祖之天下而托之皇上

則皇上所以爲無窮之託者至重也聖心有攸屬矣尚奚必遲回容與而未遽正其名乎漢文帝即位之初年儲位未立徐爲之計未晚也而有司已上早建之請未幾而賈少年又陳早諭之策亦幾於過慮矣蓋建之不早則非所以正國本而繫人心諭之不早則亦何以成器質而長德智有司之請少年之策誠知急其所當急者今日股肱大臣所以贊吾君之決者豈可自遜於漢有司而庠序諸生苟得造大廷而承清問又可不賈誼若哉謹對

賀吳丞相潛啓　文天祥

再登鉉路自冠鈞庭以進士爲名臣兩朝倚重以儒宗爲宰相四海具瞻天啓聖衷國有生氣其官洪深而肅括光大而直方喬嶽泰山微細悉歸於涵育青天白日奴隷皆知其清明頃天子以爲股肱舉海内望其風采霖雨未浹而收斂神功泰階未平而韜閟光耀共惜温公之歸洛猶期潞國之還朝偃逸藩維久鬱袞繡歸公之望均調鼎味復端鹽梅用汝之司公卿大夫交勉相慶兒童走卒舉手懽呼顧中外不謀同辭在今古未始

衆見斯人之望旣切賢者之責方新維今言路之不通最爲天下之大弊縉紳以開口爲諱事城闕以游談爲危機如人一家情睽離而衆侮起如人四體氣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此將更予改枕轉舟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廣忠益可以布公道盡解羣疑衆難之會克有榮名成功之休其惟我公望在今日其膽依有素慕戀惟深適造闕以戒嚴聞揚庭而增抃以書上光範先伸賀廈之私於人見歐陽行展摳衣之敬其爲懇切罔旣敷宣

謝吳丞相啓　文天祥

渙號揚庭方慶邵文之命蒙恩請闕適修進士之恭喜當風雲際會之秋得囿天日照臨之下輙陳短淺爰叩高明伏念某才不逾人學未聞道雖家庭唯諾之教動欲行其本心然山林朴野之資知無補於當世頃得備抵官之貢遂及登天子之庭一第策名既有慚於負乘三年讀禮幾無意於驅馳宸命光華自天而下聖恩廣大如海斯涵遂令忝京兆之謀仍許奉圜司之表請循俛眉端出庇存載冊戒行將下天威之拜彈冠稱慶遽

傳公家之歸重惟柳氏之碑曾辱鼎公之筆讀聖主徧
親之語佩教方新仰先生長者之風銘恩莫報矧復更
新於弦轍自今客遊於鈞陶喜如其辭有莫能賛茲葢
恭遇某官兩朝舊德一代偉人金鼎調元曾按沂公之
轍玉龍擎翼再持忠憲之鈞屬逢當軸之初與有得輿
之慶某敢不勉攄素學圖報明時仰台宿之麗天既近
輝光之照占赤雲而赴幕常依覆燾之仁

先生之父華齋先生墓誌銘乃江古心撰履齋題葢

迎寧國交代孟知府啓　文天祥

恭審肅將一札言收雙溪紫馬西來照旌旗而出色玉麟外遣覺篆籀之生輝上日先庚懽聲旁午竊深慶抃[illegible]欽以其官羔裘豹袖玉質金相說書而動京師素積行祕書之學把麾而去江海重爲賢刺史之勞少稽漢郡之三公嘉惠建州之千里某久哉望歲際此行春宛水明樓已敞虛於中舍邸亭簇騎敢先候於前茅謹具申聞伏惟炳照

繳奏稾上中書札子　時吳履齋當國　文天祥

某惟軍國萬微日至黄閣不敢為竿櫝區區懼憒感峻惟鈞宥是祈某頃罹人子之厄曾拜仁人親親之恩感激光榮永矢無斁不自意今春伏遇先生衮繡來歸為國柱石遂得容邇陶鈞以庶幾一日履屐之役幸甚莫大先生當國以來上迎聖主悔悟之機下慰蒼生蘇息之望所謂垂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先生有焉乃一日伏讀明詔許中外臣庶得實封言事皇心光明言路軒豁恭惟啓沃至深也某私念今事變至此衡決横潰使宗社有不測之憂者誰實為之病根在内

膠結不去終不可以為國是以積憂且書先隙其愚慮之一而痛哭流涕終之人非不知愛身何苦如此自死今日之事急矣懼其至於一旦則亦不免於死也惟是言輶如毛懼不足以感悟天聽尚賴先生徇通國之心出回天之力以措世道於清夷光晏之域其九殞無悔謹繳奏藁具申伏惟鈞慈俯賜鑒察

回吳直閣書 履齋之子　　文天祥

某少之時聞東南二石筍玉立九霄陵陽蒼蒼實為綠野午橋住處鸞鶴神清縹緲何許老成遠矣尚有典刑

仰惟某官揚休山立之韻日光玉潔之襟文獻堂堂代有英妙未既見只神爽一方某臥青原山中驅馳良倦上恩俾郡越在鳴珂循走徬徨連符趣赴不量此來未知所以淑後裔木婆娑五雲絢畫尚祈蘿誨俾就玉成某遠奉瑶音緘貺斷錦先施倒屣曾是爲容既什襲巾衍輙鍾鼎以歸太乙之府望履非遥臨風毣毣

回寧國交代孟兵部之緡書　文天祥

某去國之前一二日宣州弛征之命下某既爲桐鄉百姓頓足起舞即拜書望雙溪疊嶂爲賢主人賀吾黨盛

昔歸民正爲今月行志凡此者各盡其分固非相與爲
賜也旣汰斥歸里卽閉門不與人事山巔水涯翛然獨
往而使者忽持五雲來君子之有情於人也卽勞問之
將以厚禮復申其綢繆焉其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也
宜人歌舞賢侯之德教冠冕像設祝廣成千二百年令
公二十四考蓋人心之天也某何人斯偶以一日出位
言語乃得因見大夫以自附於去思之義其微德以堪
回首碧落山川鬼神猶有餘愧宜敗壞至矣弛之則期
會散繩之則撫字虧公折圓蟻封從容不迫期年而變

古語不誣方今論選表無出穎川右者曷不均弘俾執事樞某一飯三禱使者之歸也謹東望稟祓身心致敬陵峯堂下有日延見父老尚願道山林不忘之私與其所以不敢當之意進之惟命退之惟命某臨書不勝拳拳

與文侍郎及翁書 號本心川人後參政　文天祥

共久濆起居遞中連得誨帖仰風至愛邸狀間屢見丐祠尊性樂在簡淡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人也但老丈學爲諸儒典刑貞侍從爲朝路風采上必不聽去耳舍弟

壁來拜侍屏以家人進之得與教誨玉成實受尊賜其向在湘承命問一路書籍後其去之匆匆諸州來者不齊今約見存可二百冊贛書爲一萬九千三百餘版亦已陸續印背別容一日專兵賫申其治郡以來書生迂闊之說頗有效驗祖母六月生日集城中內外老人自七十一至九十六爲男女一千三百九十名犒恤有差老者既踴躍而少者始皆知以老爲貴體遜典行詞訟希省又風雨以時早禾甚稔晚稻亦可望諸縣民皆樂業無持挺爲盜如宿昔者稍逭曠瘝皆尊誨所逮宗老

去國後今寄居何處想甚清健恥堂先生居雩川近況如何批示幸甚遇鄣拜書不宣備

高恥堂名斯得川人參政本忘癸丑榜眼後來廬陵省其叔可則先生時年十八邑校簾試全篇論題曰中道狂狷鄉原如何冠榜遂通譜焉道體堂謹書

與游提刑汝書　文天祥

其以良月之望舉棹東下江空見底乃章貢源頭諸水怒長未幾光歙五朶與空同雲俱來往帆順風航波瀾之澎湃灑石鍾之清越寵靈張皇迄抵雙溪于月丙寅

俯祇賤役瓣香西望敬謝所蒙明公卷其十二峯之神氣軒軒磊磊照耀東南以宰相才學宰相事天下久望其爲家穩出色戀絲周道肯復倭遲惠露瀼瀼江之民幸矣如溥寰何會有温綸四輦馳下某不善爲斷得郡復楞至之日覩官官靡覩吏吏荒民氣憒憒如也爬刷梦絲顧氣力所至終覺互技易窮肘後神奇不敢以望之他人惟故山松菊亦被綵雲亦已過數矧茲隴蜀微惠未涯疇昔不及此桐望二千里外明月此心懇懇惻瀆拄一漏萬惟春陽將動綈綠光華式金式玉以副前

禱

朱吉甫墓碑記略　　文及翁

曩予官吳興爲節度府掌書記愼議舂容言政必及于化訪故家遺俗若人有月旦評亟稱朱君邦憲之賢會予叨召命願見而未及見也及予官中祕書朱君監文思院都門一見傾蓋歡若平生交望而知其爲善人君子也君爲中都官將適中都籍工部侍郎李公伯玉將作少監趙孟昕聞其賢且有證于予各以京狀交薦於是考舉及格予方幸若班與望厥施之宏也一旦予與

戸部尚書郎被旨文思院祗奉先皇帝謚冊寶及山陵
厭儀院官畢至各共乃職予問君何在院吏告前一夕
無病而逝悵然驚悼且信且疑出院造君之廬果騎鯨
白雲鄉也君之子穎達自當塗節制幕職星奔喪苫次
骨立擗踴哀號以他時墓門石誌銘爲請予悲咽不能
對然心實許之越數月以行狀來諗則葬巳有日乃即
行狀叙其世繫官譜君諱吉甫字邦憲幼警悟覩書數
行並下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稍長習春秋凡二百四
十年行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獨抱遺經洞究終始發

爲文詞水涌山立出遊京庠同經推爲獨步課試先諸
子鳴受崇禧郊恩入官試吏部爲汀州軍事推官規畫
詳明前後守皆前席之今兩淛運使華文胡公大初爲
汀守知君尤深凡興葺黌宇改築城池悉委君董其役
胡公嘗曰郡僚多以事撓屬邑惟推官介然有守眞端
人也留推幕滿四考結綬登畿監行在文思院中朝達
交口揚譽爭令出其門下到任不數月改入京官方駸
駸通顯一夕倏然而逝若羽化而登仙者實咸淳元年
正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一蓋棺事定告授通直郎賜

緋銀魚袋致仕君詠清而癯氣和而肅以廉介律己以平恕待人不妄言不妄動不妄取不妄交真書之所謂正人詩之所謂吉士嘗習金科幾中選爲由徑者輒退悉屏去曰今而後不讀律矣頴意讀書貫穿今古博覽書史以本經乃春秋三傳有筆削旨趣五卷三傳精義十卷耐軒雜著五卷藏于家耐軒君自號也子頴達特差太平州節制司幹辦公事文思以咸淳元年九月塟于安吉縣移風鄉六部山之原

德清縣廳壁記　　吳泳

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社稷人民可以君國有鄉遂都鄙可以域民有戸士兵刑工可以分曹莅事曾謂之宰丞謂之公漢謂之師帥其爲國雖小于天下其規模所寘則同也職字人者若恭寛敏惠奉法循理常卹民之疾苦心誠求之則念用于此證應于彼又賜肅雨百穀用成春雉率循夜皦卹化雖弦琴我我而百姓自理也其或弛慢猛殘敝化淫刑賦民之終歳勤動吾又不能安利之則怨咨於下謫見於天火旱木饑羣生寡遂獸不渡河蝗多入境雖桴鼓逢逢而盜賊終莫能止也縣

之有廳壁記豈但識姓氏表年月哉蓋善善惡惡欲俾後之觀者歷指其民議之曰其人賢其人否則將舉善而知慕見不賢而自警是亦教化一助也四明趙令君汝嶲出長于斯政將告成百爲具開乃顧題名氏石列於廡下殆失所以尊吏崇化之意遂別命工琢堅珉而置於公宇上且屬余爲記其季秋朔日因上尹謁入其門其門洞開知其心之直也至其庭其庭如水知其政之清也揖而升其堂堂高而聽卑知其情之下達也起而摩挲其石石外炳而內堅知其所守之介然不撓於

勢也集是四美而書豈不勝皇甫持正記盧陵令廳壁云

因彗變上封事　唐棣

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率意紛更殊駭觀聽七司條例悉從更變世胄延賞巧摘瑕疵訴咎搦蔵香椒積壓與商賈爭微利強買民用貽禍浙右自今天下無稔歲浙路無富家矣夾袋不收拾人才而遍儲賤妓之姓名化地不斡旋陶冶而務行非僻之方術縱不肖之騃弟以卿月而醉風月于花衢龍

博奕之舊徒以秋螢而覆溪螢之淵藪踏靑泛綠不恩閒巷之蕭條醉醲飽鮮遑恤物價之騰踊劉良貴賤丈夫也乃深倚之以揚鷹犬之威董宋臣巨姦宄也乃優縱之以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執其咎方且抗章誣上文過飾非借端拱禍敗不應之說以力解亂而致此怨而致此上干天怒彗星掃之未已天火又從而災之其尙可揚揚入政事堂耶

新剏回仙道院疏　　任子能

回仙迹本無來泠泠風月東老庵元不壞歷歷溪山家

藏黃金舊買之書人往碧落新除之籍眞風所沐載世流芳蔓草何知猶識仙翁之面榴皮底處乃傳老子之心況葛長官九轉爐存而蘇學士三篇詩在就令甕酒未容到處之生春亦合瓣香且敵數間之庇厦經營得地成就開天端煩北道主人共作東林盛事從今灞上時來集鳳之遊豈但壁間暫博毆蚊之笑勝緣無盡福報有歸

太史李公神廟碑記　　釋可觀

民以食爲天以言一日不可受饑也自非至人誰能辟

穀至靈者神且廟食焉況事神之人乎茗之太史李公有祠實古與漢皇帝廟遺址僅如掌數椽之宇老且頹矣茨修人舊以西成日歛糧爲卒歲計凶穰難必責人之不肥瘠相視亦難也資福主僧可觀諗于衆曰神廟食者也不壯其祠何以示威靈人日食者也不常其產何以資灑掃乃鳩一鄉善士袁金拓地得一畝餘鼎新輪奐左廟右菴又置毗近舍宇四圍田三畝半爲贍菴業仍與菴人收掌歲擅其入以供齋粥免作栖栖乞食態惡至渥也歲三月菴成集衆課薌對神焚券敬磨堅

珉詳識菴址田段若干步畝於石是舉也鄉之士庶耆宿樂施者衆茲不悉紀明明我神日鑒在茲不悉咸淳丁卯清明後十有三日可觀謹識

靈昌廟記

龔茂良

公諱進思字克開家于雲川容貌雄偉目光如電甫四歲能讀書七歲知爲文十七歲舉進士不第毅然棄其業學劒稍結豪賢知略邁衆膂力過人從錢武肅王鏐軍中累功拜內衙統軍使兵部尚書左丞歸長興三年武肅王卒子文穆王襲位文穆王卒子忠獻王佐襲位

忠獻王卒弟倧襲位倧暴戾荒淫公數以直諫見疏懼
禍及已乃廢倧迎其弟俶立之是爲忠懿王公歎曰位
將相困偏方此爲恨耳老不即去吾族赤矣遂謝病不
出王數至第强起之公以顧命不獲去乃命諸子悉渡
江散處台寧閒公次子慶因度奉化童公嶺得石樓蓬
島之勝始定家焉公請告歸躬率子弟力稼穡暇則教
以經史騎射夫人杜氏亦以紡織率內家庭饒裕賑鄉
里貧乏及喪葬弗能舉者分田廬以安他邑來依者息
爭訟化姦頑禮俗相讓既又以錢氏自相鬬位內難將

作不得已復之杭至公署已聞變時年九十八歲發疽而殞長子工部尚書璟奉棺歸葬焉鄉父老咸思德義立祠祀之祠成鄉人陳什醉舞庭下輒嘔血幾死公子慶再拜得甦醉者降曰姑試耳後過客敬禮莫敢正視遇水旱疾疫禱之如響宣和間睦寇方臘起上命童貫爲浙江淮南宣撫討之裨將楊可世便道取疾駐兵祠旁是夜夢神告曰我當賛公一戰旦謁祠下乃夢中所見神也兵至睦城見甲兵擁白馬前道大敗賊兵擒臘而歸因奏其績於朝敕廟額曰靈昌淳熙中父老復請

敕賜靈昌廟夫人杜氏贈邢國夫人官爲祀之

胡進思以幺麽賜冠擅行伊霍事無將之戒涑水公已筆之通鑑矣龔泰政云云似爲渠作回互語豈畏其伯有之游覓耶

永嘉忠烈廟記略　林景熙

永嘉忠烈廟在郡學東百步宣和間睦寇猖獗所至同縣響應州連陷且五六建旄而下蕩擾我境守貳將棄城走教授霅川劉公士英憤激于衆曰吾徒誦詩書講道順而俛首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

守禦謀行保伍法出奇討數挫賊鋒于時海内習安郡無武備而忠驅義感獨恃人心爲守保全城以還天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遁永嘉遂爲秉禮義之邦益信獻俘執醜酋稱稽首而眞儒折衝禀於百萬之騎有非武夫健將可同年語也上賞功劉通守太原會金夢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祿不居以布衣終皆毅然爲鬼雄賜廟固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四終